

# 有线广播 一种难以忘怀的声音

## 阅读提示

我是听着广播长大的,每天清晨,广播响起悦耳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把我从梦中惊醒,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躺在床上听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的乐曲后,才恋恋不舍地与广播说再见。



忽然想起有线广播,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声音萦绕在我的脑海里,半个世纪了,依然挥之不去。

我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里,在那通讯基本靠走,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,朝夕听到最多的就是鸡鸣犬吠。1968年,村里决定拉有线广播,从我村到乡政府驻地有30里地,一路山高林密,拉有线广播先得开劈一条线道,然后装上一根根线柱,就算30米装一根,全程至少要500多根线柱。这可算得上村里当年的一项大工程了。

线拉进村后,为了试听,在我家大门口装上了全村第一只广播。中午11点25分,广播里响起了雄壮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全村老少不少于一百人站着听着,“龙泉县人民广播站,现在开始今天第二次播音……”一个中年妇女讲着地道的龙泉话,只闻其声,不见其人,大家都觉得十分神奇。尤其是她每天播送的天气预报,更让村里老人们难以理解。

当时的农村,除几个时尚的年轻人有手电筒外,有线广播可以说是各家的一件重要“家电”了。大家对广播都十分

珍爱,我二哥是木工师傅,为家里的广播做了一精致的木匣子,将喇叭放在里面,正面中间用钢丝锯锯成一个五角星,内衬一块红布,很漂亮,后来全村基本都用这模式做起了广播匣子,有的还油上漆。

我是听着广播长大的,每天清晨,广播响起悦耳的《东方红》乐曲,把我从梦中惊醒,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躺在床上听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的乐曲后,恋恋不舍地听着广播里那个中年妇女说:“本次播音到此结束,再见!”

我母亲几乎是被播音员的声音所陶醉,不知多少次说,有机会去县城,一定要看看这位妇女是怎样播音的。1969年冬天,大哥应征入伍,母亲送他到县城,在大哥的陪同下,母亲还真的去县广播站参观了一番。

后来,广播事业有了新的发展,各乡镇都设了广播站,乡里的有关通知都通过广播播送。我二姐当时是代课教师,也许是二姐讲话字正腔圆,加上我父亲当村干部30多年等因素,被乡党委选为乡广播站播音员,这真是我家的一件大喜事。每天

夜晚县广播结束后,乡政府都有广播内容,夜晚我们躺在床上,听二姐播音,感到十分亲切,父母也感到十分欣慰,几年下来,全乡人都夸我二姐播音播得好,二姐的名字也在全乡家喻户晓。

在那文化娱乐生活十分枯燥的年代,收听广播就成了我每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但最让我难忘的是1981年7月底的那次收听,那年我参加高考,考完后在家里等消息,那些年,招生办把上线人员名单电话通知到乡政府。由乡政府通过广播通知到考生,能在广播里念到名字的,那可是农民子女的一件大喜事啊!它预示着你将走出大山,跳出农门,端上铁饭碗了!在我焦急而又耐心的等待中,这一天,二姐终于播出了我的名字,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,甭说有多高兴。当即起身,2小时蹦到30里外的乡政府驻地。

“金线绕重峦,银声传山源。清晨歌日出,良宵唱月圆。”作为当年听到村外声音的唯一工具——乡村有线广播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但其声犹存在我的脑海里。

(龙泉 陈华 61岁)

## 撤地设市20周年 “我们同成长”征稿

撤地设市20周年,丽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城市长高了、长大了、交通便捷了……这20年,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?为给广大读者提供交流展示平台,本报编辑部7月份特开启纪念撤地设市20周年“我们同成长”主题征稿活动,欢迎广大本地读者积极参与,踊跃投稿。

本次征稿,题材不限,你可以讲自己的故事,也可以记录时代的变迁,还可以追忆撤地设市那年难忘的人和事。征稿截止到7月底,邮箱为:57218760@qq.com;627045246@qq.com。投稿请注明“丽水撤地设市征文”字样。



每天上午,我会花上一个小时去攀爬坡度不陡的九姑山。蜿蜒的柏油路两旁,全是浓密的绿树;阳光下穿行其中,无异于分分秒秒都浸泡在天然氧吧里。傍晚时分,我会在瓯江栈道上行走半个多小时。充盈、丰富的负离子使人神清气爽,疲劳顿消!上午共青山作伴,傍晚与绿水相拥,每天在体脑劳作之余,心无旁骛地徜徉于青山、绿水之间,便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,人生是何等幸福!

(市区 徐龙年 77岁)

上周末下午,去接孙女放学回家。暑假临近,学校门口有许多分发假期培训招生报名广告的人员。有的家长随便一看就扔了。当孙女从学校出来正巧看到我把广告单扔在地上,脸色不悦,“爷爷爷爷,不能这样!”她立马弯下腰,拣起我扔下的广告单,还把我身边他人扔下的也顺带一张张拣起,然后向垃圾箱走去。孙女的这一行动,顿时让我愧疚不已,更为孙女的茁壮成长从心底涌起一股浓浓的暖意。

(市区 王永健 70岁)

## 我见证了美丽松阳的交通巨变

美丽松阳,“江南秘境”古韵之乡,为人们熟知,还是近些年的事情,主要是源于交通的改善和发展。

以前,松阳县城境内仅有一条由龙游至丽水的简易公路,县城与乡村之间是羊肠小道,村与村之间是砂石土路,城乡物资流通靠肩挑背扛,百姓出行,全靠双腿行走,生活艰辛落后。

1951年,我们学校国庆放假,我去同学老家石仓村,离城不足10公里的崎岖山路足足走了半天,累得气喘吁吁。

1954年,我考到南京读书,去报到的日子,是我第一次坐汽车,当年经济困难,绝大部分汽车均用木炭作燃料,车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,车行驶到遂昌新路湾,遇

到上坡,司机动员旅客下车推车助力爬坡,遇道路泥泞,旅客深一脚浅一脚,鞋子沾满淤泥,泥水溅满裤管,人脏兮兮的到了龙游,再换乘火车去南京。

1960年,结婚成家,妻子在丽水教书。我每次回乡探亲,从松阳到丽水或丽水到松阳,虽然没有盘山绕岭的山路,但晴天公路上的沙尘满天飞扬,如果打开车窗满面是黄黄的沙尘;遇到下雨天,道路坑坑洼洼积满水,车子打滑很易发生事故。每次汽车到碧湖,一条百余米宽的瓯江支流犹如天堑,当年交通落后没有公路桥,汽车要轮渡,若遇下雨,江水猛涨,人工不能摆渡,就中断了通行,必须在岸边等候甚至

要住宿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松阳已经有了到丽水、达龙游、去金华的公路,交通有了改善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片故土,当地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。

进入21世纪,龙丽高速松阳段贯通,缩短了松阳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距离,松阳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。近年来,50省道一期、江南公路三期、龙松公路一期相继建成,“全县1小时,松古平原20分钟”交通圈基本成形。

交通的发达,家乡保存良好的古宅民居,渐被人识,八方游客,络绎不绝。

如今,经过松阳的铁路已在兴建中,今后松阳人在家门口就能乘上火车,通达祖国各地。

(松阳 叶瑚球 83岁)